

SHENGHUO

ZHELI

CONGSHU

(英) 歐康納 著

曉平 編譯

生活哲理叢書

善解人意

正確理解兩性差異



SHI

善 解 人 意

——正确理解两性差异

〔英〕欧康纳 著
晓 平 编译

中国妇女出版社

责任编辑：周 军

善 解 人 意

〔英〕欧康纳 著 晓 平 编译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古城胶印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3.75印张 100千字

1991年6月北京第一版 1991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ISBN7-80016-572-8/G·349 定价：2.30元

目 录

一、无意识的迟钝	(1)
情感的盲区与死角	
三种迟钝的男人	
解决方法	
二、点燃冷却的心灵	(10)
家里家外两关心	
夫妻的沟通意识	
三、情在心头口未开	(25)
危机四伏的省略	
操纵的技巧	
四、捕捉神秘的感情信号	(30)
自私的另一种解释	
冒险的爱情游戏	
三思而后行	
五、两性交往中的信任	(45)
男子汉的气派	
机会与犹豫成反比	
鼓励和惩罚	
六、罗曼蒂克化的细节	(62)
六秒钟的拥抱	
不可或缺的身体接触	
千金难买一字“爱”	
七、扮演称职的角色	(82)

为父的感受	
家庭契约的作用	
八、永远说不厌	(92)
唯有真诚可动天	
面对面的聆听	
九、恰如其分的沟通	(107)
将心比己的试验	
与你同行	

一、无意识的迟钝

爱迪：“喂，亚契，快来，我有一个妙主意。”

亚契：“算了吧，你什么时候出过好点子？我不要你那一堆鬼主意。现在我要的是一杯热茶。”

看到了吗？不敏感的男人就是这个样子。

其实，亚契也不是个什么坏家伙。他关心太太和孩子，他们也都敬爱他。有一些时候，他也会表现出慈悲的胸怀，但是，他这人就是令人觉得难以相处。因为，他缺少那么一点“敏感”。和太太或其他女人谈话时，他总是率直粗鲁，绝少轻声细语或者尝试去了解她们的感受。在他看来，男人对女人应尽的义务，不外乎是给她们一个安定的居所和滚滚而来的钞票。

也许我们要讥笑亚契，仿佛世界上再没有人会像他那样迟钝笨拙。但是事实上大多数男人都具有亚契的一些特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对亚契的毛病会心一笑了。

大体而言，亚契是一般男人的典型。绝大多数男人，不管其出身、地位、家世渊源如何，总带有一些“亚契”的特征。他们表现的可能较有才华，也可能煞费苦心去掩饰自己的特点，但是男人总归是男人，在一长串日子的累积后，他们到底还是“原形毕露”了——长久而艰辛的“奋斗”是难耐的，因此，只有少数几个幸运儿可以真正摆脱他们自身的弱点。难怪女人要叹气道：“唉，跟男人在一起就是这个样子。”

美国心理学家雷曼说：“虽然我知道不应该以偏概全，但是

有一点我必须说明，大多数的男人实在不够敏感，跟我谈过话的女人，几乎都被男人的迟钝所困扰。她们有的被激怒，有的甚至心灵受到严重伤害。我敢打赌，我们社会里的女人都有过类似的经验。雷曼打的赌似乎是赢定了。我们曾花过许多时间与不少男人和女人讨论。到现在，我们还没遇到过这样一个女人，她根本不承认男人具有粗心大意这一特征。这是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不只美国，甚至英国、法国、德国以及我们走过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和我们谈过话的女人，大多在十几岁时，早就已经放弃对异性“完美”的追求，她们认为除了学会适应外，不能再做些什么。

情感的盲区与死角

有一天晚上，我们应邀到一对夫妇家吃饭。将近十点，当我们起身告辞时，男主人随我们走到门口。我们原认为他只是要送我们，没想到他转身向太太说了一句什么话，接着便跟着我们走出门来。

出于礼貌，我们当然不会在他家门口盘问他。但我们还是问了，在语气上尽量装着轻松自然：“您要到哪儿去？”结果，他居然是要到镇上一家酒店，和三两搭档一起观赏曲棍球赛。

我们回头和他太太说再见，她站在门口，露出诧异和忧伤的神色。她先生当然不想知道这时候她的感受。

这种全然不关心的态度，确实带来一些问题。他不但留给她堆积如山待洗的碗碟和被吵醒的孩子，也在我们——她的朋友们面前漠视了她的存在。事实上，他等于在说：“她的要求可以忽略，她的温情可以受漠视，我宁可去找酒店里那些狐朋狗友。”

她必定知道我们希望她为自己做些什么，为自己说些什么公道的话，她必定从我们的眼神了解到这些。但是事情令她进退两难。她不想板起面孔来结束这个愉快的夜晚，因此只好忍气吞声地保持沉默。在朋友面前，她显然像块湿抹布似的被人丢弃了。

这位先生不帮太太洗碗碟，哄孩子已经够糟了，即使球赛真令他着迷，难道他不能在我们离去后才宣布要出外看球赛吗？到底这男人是怎么回事？！

归途中，我们继续谈论这件事。令我惊讶的是，我们的结论是这位男士并不令我们讨厌，我们一直很喜欢他。他到底不是那种没有同情心或不讲道义的家伙。他不会刻意去诽谤谁，也没有故意要伤妻子的心。他不是有恨意，而是没有爱心。他简直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有时，他不能注意到周围的情绪活动，不能觉察太太的心理变化，不能体会门口另外三个人内心的不安。

一位 20 岁的少女给我们讲述了一段痛苦的经历：一年前，她和一个比她稍大的商人恋爱了。“我很喜欢他，”她说，“我经常送他一些精致的小礼物来表达我的心意，那些东西都不贵，但却寄托了我的情感，有一次我送他一支红原子笔和一瓶红墨水，因为那一阵他一直为生意的事心烦。但是他就是不说他喜欢我。我深信他爱我，但是我没有办法让他知道我多么希望他说出来。我想，对他来说，那一定是非常可笑的女性要求，是些愚蠢的没有任何意义的多愁善感，足令像他那样男性气概的人所耻笑。

“某晚，我们起了争执。因心中有所感，我脱口抱怨他从未送过花给我，一说出口，我就觉得歉疚，我知道女人爱花是愚蠢和俗套的。我没有真要他送花的意思，我要的只是那份心

意。我要那么一次他说他喜欢我。要花儿只是一种借口，但是，话一说出口，我就知道他一定误会了其中的意思，结果他真的误会了。”

“他的反应就像许多男人一样，他煞有介事地说他生意繁忙，不可能有时间逛花店，并且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皮夹来要我自已拿钱去买。”

结果当然是俩人不欢而散。第二天，男朋友极力表示道歉。不幸的是，他似乎不知道自己应该道歉些什么。他感到女孩子生气，必定是有其原因的，究竟自己伤了她什么？他弄不懂。这样，他不但没把你痛苦减轻，反而越加重了。

最后你猜怎样？她接到一个电话问她要什么样的花？电话是男朋友的女秘书打来的。

三种迟钝的男人

和我们谈过话的女人再三提到迟钝的男人，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具优越感的男人，这类男人通常轻视女性。就像亚契断定爱迪绝对想不出什么好主意一样。我们常可看到类似的例子。比如在聚会中，女人正兴高彩烈地叙述一件事，他的男人会突然粗鲁地打断她：“看在老天的份上，”他激昂的高叫，“你要讲故事的话，就讲得正确一点。”在餐馆里，男人会用拇指斜指着女人，说：“我太太从来不能把一年的账对好。”在火车站上，当女人飞快地奔向前来接她的丈夫，叫道：“喔，这几天真快乐，能见到露沙和珍妮真高兴！”而男人用一种冷嘲的口气说：“嗯，我也相信那很神妙，何不写份游记，让我随时翻翻呢？”

最近我们参加了一次晚餐聚会，女主人一时忙乱，把瓷盘搁在火炉上，结果盘子噼啪碎了一地，先生跑进厨房，幸灾乐祸地咯咯笑道：“我不知道你今天怎么这样兴奋，你从来没有这样过嘛。”

其实，他等于说他知道所有的女人都会做出这类笨拙的事。她瞪他一眼，一句话都不说。显然，她不想把事情扩大，于是尽量保持镇静。过后，这位男士出外买餐具，女士们帮女主人清扫碎瓷片。她气愤地表示以前也曾打碎瓷盘，仅有的一次，那是十年前，他们新婚不久，她正开始学做饭。

就我们的经验以及各种权威人士的警告看来，第一类型的不敏感——天生过分的优越感和完全缺乏关切之情——是远不为人接受的。

第一类男人多半都同时具有第二、三类型的特征。

第二类类型是粗心大意，就像跟着我们走出门看球赛的那位先生。他并不是有意要显示自己凌驾太太之上，或者故意轻视太太。爱的内涵就是关照，静下心来想想，什么会令人快乐，什么会令人伤心。这类男人就是缺少这些特性。

和我们谈过话的女人告诉我们数不尽的这类男人的故事，不同的女人重复又重复地述说这些故事，例如，先生把衣服丢得满屋都是，等着太太收拾。男人把轿车占有一星期上下班，星期天又开去打高尔夫球，从不问太太是否要外出，要不要用汽车。男人带女人参加聚餐或舞会时，把她丢在一角和陌生人在一起，自己则找朋友高谈阔论。亲戚朋友来访时，让太太一人招待，自己则坐着饮酒、看电视。

这类男人不见得有第一类男人的特征，但必然有第三类男人的特征。

第三类型是缺乏柔情，缺少善意，亲昵、罗曼蒂克的兴致

——就像那个误会送花含义的男人。

我不知有多少女人说过：“他从来不认真对我说话。”多少女人说过：“房事以外，他从不碰我。”多少女人感伤地追忆恋爱时的柔情蜜意，怀疑往后的日子将变成什么样子。亲热不再，为何一度拥有的情怀随风而逝，转瞬间变为眼前的例行公事？女人对这类男人的感叹是最常见的了。

第三类男人不见得具有其它两种男人的迟钝。他可能是个有仁有义的人，也真会为他周围的人是否快乐而伤脑筋。世上的人可能称他为“大好人”，但是他却被那个盲点所阻扰。关于“柔情”这回事，他是懂的。

解决方法

虽然大部分女人只在私下谈论这类事，但是也有公开发表的。例如 38 岁的朱莉在《妈妈不在这儿》一书里描述她的先生乔治。她为增广见闻，到大学业余班上课，又找了一份兼职工作，而先生却仍旧要她继续承担全部家务。她要求先生帮忙，他到底是个有理性的男人，帮忙的那阵子，把早餐的碗碟收拾干净，但是这种日子没持续多久，因为乔治已习惯于女人管家的观念。当他自己也返校进修时，他倒给她带来一些额外的负担。他要太太帮他的论文打字，因为打字也是女人的工作。而他则毫不体谅她学校里繁忙的功课。“我刚坐下来打字”，朱莉描述道，“乔治在旁边就叫着‘朱莉，我的袜子呢？’……”反正是第二类型男人的写照。

小说家乃伯也曾坦率地公开谈论自己不懂得爱。他说：“小说家都被认为是敏感的，但是我必须加上注脚：男性小说家未必如此。”

乃伯和白凯姿 1965 年结婚，那是她首次结婚，却是他的第三次。那时，她 40 几岁，而他已经 50 多岁。因为她过去一直过着独立自主的职业妇女生活，结婚后她发现自己难以适应乃伯所谓的：“对家、对厨房的新需求，甚至是假想的需求。这些要求把她缠在情绪结里。而我，就是那个使她打结的人。”

他们请朋友吃晚饭时，他和朋友在客厅里高谈阔论，她则在厨房里准备餐点。晚饭后，他和男客离桌而去，留着她清理残羹剩饭，她只好向女客求援。

“客人离去后，”乃伯回忆道，“我说：‘嘿，真是愉快的聚餐，这些人真有趣。’她却说：‘也许是吧，真希望我也在那儿。’我困惑了，这使我想起多年来她一直在人群里打滚，为什么在她 47 岁时必须被迫离开人群？我想因为我是个男人，大部分的男人没想到这许多。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根本没有感受到这许多。”

遇到同样的问题，朱莉解决的方法是，离开丈夫独居纽约。白凯姿则是训练她先生提高敏感性。

我们这本书就是专为那些跟迟钝男人生活在一起，而又希望用第二种——白凯姿的方法解决问题的女人写的。事实上，大部分女人愿意选择第二种方法。我们说男人缺乏敏感，并不是指这男人卑贱或这男人不好。我们这里要谈的是，普遍地深植男人身上的特征，这些东西是那么本能而又那么忠实地表现出来。这类男人通常还是讨人喜欢，可惜他就是缺少了些什么。他实在没能力，而又不愿意去接受“感情”这回事。按心理学的术语，感情是一种情绪流，一种无形而又震撼人的东西，可能来自气氛，也可能发自男人或女人本身。

这可能是男人的一大缺陷。我们再回头看亚契，他之所以能够造成生动的讽刺效果，因为他到底仍显出人性的一面。虽

然他是蠢货一个，但是也有些迷人的特质。他内心有个坚硬的诚实壳，忠于家庭，努力工作（当然，为此他常发牢骚），以便付水电费和伙食费，他被责任感紧紧扣住。他的问题在于“不会爱”，前述的三种类型他都有，而且很严重。

你的先生可能不那么糟。男人可能在某些方面相当敏感而且懂得体贴，但是在另一方面却不尽然。假如你先生和男友正是这一类型，而他又有些可爱的地方使你想和他生活在一起，那么，你正是我们要谈的对象。我们自己也为这个问题挣扎过，后来我们都解决了，而且走到另一边——一种我们一直不敢奢望的舒服和愉快。

我们解决的方法主要是靠多次尝试错误而来的，途中我们一直跌跌，我们知道自己有高贵的目标，但苦于无人指点，有时觉得自己像个勘察者，在杂乱无章的密林里，在满布流沙和猛兽的险地上劈砍着，尝试找出一条路来。

走过后，回望足迹，我们怀疑，真需要这么辛苦吗？不能画张地图告诉人们转哪个方向是对的，转哪个方向是错的吗？

为了更确定我们的感受，我们走访了成双成对的男女，他们可能正为同样的问题而困扰，也可能克服了这种苦恼，也可能陷在泥潭中动弹不得。我们问他们自己觉得做得对否，怎样做有用，怎样做无效。

第二步，我们访问了那些专门处理情绪经验的专家：神经科医师，婚姻顾问和其他权威人士。毫无例外，他们说他们几乎是天天要跟迟钝男人惹的祸斗争。有些男人着实可爱，大部分男人却不。这问题加深了男女关系的复杂性，从各种社交活动到床上游戏，件件都受影响。这样不但阻碍了男女间的关系，也阻碍他与其他人的交往。精神分析师珍·罗仁保说：“假如女人能帮先生把感觉启发出来，不只他们的生活能更开朗，

而且她终会发现，她也使他成为一个更愉快和更成功的男人。”

许多专家告诉我们一些引导男人提高敏感的技巧，这些技巧等于穿越森林的捷径，我们真希望在那段艰辛的日子里就知道这些技巧。

其实，以前我们也曾不知情或不究其因地使用那些技巧，甚至当我们笨拙和直觉的应用时，发现他们仍很管用。在本书的后面，经由专家帮忙，我们将告诉你如何把这些技巧用得比我们好，比我们更有效。

首先，我们要告诉你一些亲身的经历。这书的目的不只在描述情绪的行旅，也希望是你情绪旅途的起步。

二、点燃冷却的心灵

在迈向这段既长又坎坷的行旅之前，你们绝对有权力要求认识这本书的主人。黛妮和迪克·欧克纳到底是何许人，且听听下面的故事吧。我们将轮着说，因为故事中的两位主角的意见先是分歧，后来合而为一的。那可真是一段坎坷的心理路程。

迪克：我先说好了，因为这故事主要在描述一个男人得到女人的帮助而渐渐成长起来，由迟钝走向敏感的过程。那是三、四十岁的事。我出身于传统爱尔兰天主教的家庭。一岁父亲去世，无疑地，这是我生命史上的一道深痕，在一个男孩和男人的塑造历程上，这的确也占了不可忽视的地位。不过在此，我倒不愿做进一步的精神分析。

我从小和祖父母住在一起，他们深深地影响了我的童年。祖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从未认真地争论过“为什么男人是一家之主”这类问题。因此，我也认为男人的优越感是天经地义的。

五岁时，妈妈嫁给了乔治。他是个犹太人，后来信了天主教。他性格温和善良，我喜欢他，甚至刻意讨好他。

也许他不是有意的，但是他强烈信念感却深深感染了我。他认为做个强者是男人的使命。他不仅口头这样说，还身体力行。但是这种观念到底模糊，要大男人教小男孩领悟其中道理确实不易。每当乔治说“做个男子汉”，“做个强者”之类的话时，我便立刻想到金钱、地位和头衔。我认为那是男人向女

人、宇宙和其他男士显示身价的不可缺少的东西。也唯有透过深深庭院、豪华轿车、铺地毯的办公室，才能向人证明自己的身价。

上大学时，我头脑里混乱一团，随时准备和每个人较量一番。我认为生活就是一种竞争，人人都费尽心机，力图爬上顶峰。踩在别人头上往上爬虽然可卑，但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你不能为失败者洒下同情之泪。虽然其同情心被认为是一种好品德，但实际生活中它起不了什么作用，只能削弱万丈雄心。

这就是我的人生观，也可能是现今大多数男士的生活准则。社会对此不但给予言辞赞美，还给予以金钱鼓励。商业巨子到处喧嚷：“我们要的是能硬干的年轻家伙！”报纸也不断报道年轻小伙子的奋斗故事：二、三十岁打入华尔街、闯进科学界、掌握公司大权。这种典型实在令人崇拜。它指出男人必须舍去一切，尽早达到目的。他可一天工作 18 小时，只在周末和太太见面，而且几乎认不得孩子了。但这一切又算得什么？问题在于他能够不计成本，尽快爬到顶峰，这样的人就是英雄。

我是千百万饥渴的年轻人当中的一个，只是愿望更强烈一些。我急着想向社会推荐自己，证明自己。然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谁？当时自己也茫然无知，甚至现在也无法找到肯定答案。当时我只知道必须向前，也只能努力前进。我到一家大公司的门市部后，跑得相当快，先是担任行政部门的小公务员，再成为大部门的主管，把老头们都抛到后面。报刊杂志上不曾出现过我的名字，但我确实实地在公司占据了有利一角。每当我晋升到更高一层时，总比历任的年轻。入公司不到十年，我已成门市部的主管——而且是历任中最年轻的一个。

黛妮：迪克疏忽了一点，这时他已经结婚了。

迪克：对了，大学一毕业，正要开创自己事业的时候，我就和童年的恋人结婚了。但那时候，我全心全意专注于事业，以致于把其它事都忽略掉。对我来说，婚姻并不需要天天灌输营养以持续关系，结婚是男女改变生活形态的一次行动罢了。一旦仪式完成了，就可以把它摆在一边抛在脑后。

我从未停下来认真想自己或他人，而只是一味照着外界的要求做，我简直像个机器模子复制出来的成品。我之所以结婚，也因为那是规则的一部分；一般正常的年轻人都那么做。而且婚后，他们多半在郊外买房子，于是我也照着做。太太和我用厚厚的钞票筑了巢，生了两个可爱的女儿。表面看来，这是标准的欢乐窝。

但是随着岁月流转，不对劲和不快乐就跟着来了。

我困惑了，到底哪里出了差错？年轻人希望拥有的东西，我都有了。照一般规则，是该心满意足了：薪金高、远景无限好，一幢大房子，两个女儿，加上迷人的太太。好的全占了，还缺什么？

其实，欠缺的东西可能不多，但是不管怎样，有一件是绝对肯定的：缺少敏感性。机器人似的按照程序设计行事。没有能力（或意志）体察自己和他人的感受。

这种情况主要来自文化和社会。怀有野心的年轻人不允许对别人或自己温柔，而追求刚强、旺盛、实际。过分注重太太和家庭，则被认为不合乎自然，甚至是古怪的，而且显然是个失败者。假如公司要求工作 18 个小时，你也必须接受。夜晚精疲力竭地回到家，你也不可以抱怨。因为男人从来不抱怨，他们只知道工作，这是男人世界的定义之一，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定义。盖棺定论时，人们从不问：“他曾奉献或接受过爱吗？”爱只是附属品，问题在于，他实际做了些什么？